

京联图
精品书屋

司马非马说古人 之三

农历六月初四：

玄武门之变

司马非马／著



沈阳出版社

司马非马说古人 ●●

农历六月初四： 玄武门之变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玄武门之变:农历六月初四 / 司马非马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41-3874-1

I. 玄… II. 司… III.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907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北京才智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55mm × 225mm

印 张: 15

字 数: 29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张 旭

封面设计: 艾博堂书装

版式设计: 艾博堂书装

责任校对: 于艳君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3874-1

定 价: 24.00 元

历史本来很简单

——读《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

马 奕

前度刘郎今又来。司马非马第三部历史小说《农历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又问世了。这次，他将披露什么历史真相？又将给读者一个什么传奇故事？

谈到玄武门之变，自然会想到李世民，谈到李世民，自然也会想到“贞观之治”；而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李世民就成为了一个明君，因为一个明君不能有任何过失，于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无辜者和受害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也是一般中国人的世俗观。

这种传统的史学观，简单概括来说就是：明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好事，暴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坏事，这就是“好人坏人”论。明君因为做的所有事都是好事，于是一生就积攒了如此多的好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其实并不难；而暴君做的所有事都是坏事，于是一生就集中做了所有的坏事，你会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做件好事其实也挺难。问题是：一件坏事偏偏是明君所为，这就让史学家伤透脑筋不好解释了，心中不禁暗暗抱怨古人做事太不严谨。

玄武门之变，就事论事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常见的争夺皇位的政变，只不过这场政变的发动者——李世民，做事过于残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为了争夺哥哥的太子地位，杀死亲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后还杀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并纳弟媳为妃，这些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的做人做事准则。如果以后李世民如商纣王、隋炀帝之流成为暴君，那史学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轻松搞出什么十大罪状，八大恶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类，上天入地，洋洋洒洒，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观李世民其夺位之行可知其日后之所为。

但李世民偏偏说不。李世民聪明过人，又极好名，皇位夺到手了，但担心因玄武门之变落下的恶名，决定用政绩挽回名声，做一个敬业的皇帝，此外还和魏徵来个“楼台会”，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从此有了“纳谏如流”的好名声，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由来。

史学家的难题在于，按照“好人坏人”的理论，必须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阴谋和手段找出一个可以为世人谅解的理由。于是，就有人编造出李建成欲毒死李世民、李建成夺取李世民兵权、李建成要在玄武门之变前置李世民于死地等等的说法，史学家也就知错而上，纷纷解释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是为了自保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如此的正当防卫。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或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皇位继承人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继位之前发生变故,因为任何变故,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比变故前更好,也不会让他的地位有任何提升,而变故的结果略有异数,继承人的地位就会平白无故地多出变数。有风险而无利益,李建成会这么弱智吗?非要在继承人地位没有变化时没事找事地和李世民过不去?假如李建成真是弱智,那他不会防备李世民更没有能力谋害李世民;假如李建成不是弱智,以他的地位和手握的兵权,他有什么必要非在继位之前做这种有风险无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任何违背逻辑的解释必定不是事情的真相,玄武门之变尽管有多种说法,史学家也做了多种解释,仿佛玄武门之变的背后有多少疑问。其实,真正的疑问并不是玄武门之变,真正的疑问反而是疑问本身,因为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存在疑问,史学家凭什么要提出疑问?

由此可见,很多中国人有时比较情绪化,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扬之可上天,抑之则入地,喜欢全盘感动或全盘愤恨,全凭身体荷尔蒙的释放。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和“文革”时的狂热,为什么我们总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了。本来茫茫人海,为名为利,这也是人之常情,帝王也是人。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是为利;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则是为名。为了避免玄武门之变所导致的恶名而产生了“贞观之治”,这也是件好事,爱名的皇帝总比不要脸的皇帝好吧!所以,后人大可不必因为探索其动机而贬低“贞观之治”的价值,但是,后人更不能为了掩饰其动机而美化玄武门之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本来很简单,人才是复杂的。

现在,电视上播放帝王剧,百家讲坛竞讲帝王学,书店里遍是帝王书,帝王们个个神武,人人英明,所有帝王每天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担忧,仿佛皇帝受了多大委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泛滥。司马非马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本书中,对中国帝王中的“最佳帝王先生”——李世民,做了别具一格的描述,他用我们所熟悉的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丝丝入扣的心理分析,步步紧逼的逻辑推理,华丽、诡异、幽默集于一身,再结合史料,对李世民的描述突破了原有的传统观点和主流看法的束缚,也使我们能看到司马非马非主流的独立见解和反世俗的个性,这也是对传统史学和主流观点的一种颠覆。这,就是我欣赏这本书的原因。

立马吴山第一峰,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卓尔不凡的气概和独立于世的风范,滚滚红尘,人何以堪?所以,人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和独到的见解,才能不被世俗所同化,否则,我们何以面对江湖?

1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三，天色已经大亮，金星却仍然清晰可见。一阵晨风吹来，立在观象台上的太史令傅奕打了个冷战。是风冷，还是心冷？傅奕没心思琢磨，他疾步走进观象阁，翻开书案上的“天文日志”。傅奕不是顺手翻开日志的，他翻开的那一页上夹着个书签。傅奕把书签拨到一边，书页上显出一行小楷。那是他前日写上去的，写的是：“六月丁巳太白经天”。

古人用干支纪日，那一年的“六月丁巳”，就是六月初一，也就是前日。“太白”，指太白星，也就是金星；“经天”，是古天文学术语，换成一般的说法，就是“昼见”。再说直白些，就是“天亮了还看得见”的意思。

傅奕取笔蘸墨，在这一页的第二行上写下“六月己未太白复经天”这九个字。“六月己未”指“六月初三”，也就是当日，折算成阳历，正是公元626年6月30日。“复”，是“又一次”的意思。

写下这九个字以后，傅奕搁笔捻须，双眉紧锁，陷入沉思。天上的星宿，除去太阳之外，只有月亮昼见不足为奇。太白昼见，不仅是非同寻常，而且是非同小可，更何况是一现而再现！身为史官，傅奕非得向皇上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不可。可这报告应当怎么写呢？根据《汉书·天文志》的记载：太白昼见是有人造反并且成功的预兆。如果隐瞒这一点，能免欺君之罪么？傅奕拿不准。如果点明这一点呢？会被指为妖言惑众么？傅奕也拿不准。欺君，是死罪；妖言惑众，也是死罪。横竖是个死，傅奕能不忧心忡忡么？

“裴寂裴大人来了。”傅奕正犯愁之时，听见司閤在阁外喊了这么一声。

“谁来了？”傅奕失口反问。其实，他并非没听清，只是不敢相信运气居然这么好。

2

裴寂是什么人？嘿嘿！这人来头可不小。不小到什么程度？简直可以说：没有裴寂就没有大唐。

裴寂出生之时，正值南北朝之末。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门第的时代，门第显赫的家族，称之为望族。南朝门第，王谢并称；北朝望族，崔氏第一。裴氏虽不及崔姓之鼎盛，仍居望族中之上流。裴寂的祖父裴融，出仕北周，位至司木大夫；父亲裴瑜，也在北周任职，死在绛州刺史任上。裴瑜死时裴寂尚少，家道骤然中落，徒剩望族之名，不免穷困之实。三代赤贫，穷得心灰意冷，难得野心勃勃。三代巨富，富得骄奢淫逸，也难得野心勃勃。如裴寂之家境，则恰好是激励野心的温床。据说裴寂自幼就不甘寂寞沉沦，想必正因为此。

裴寂十一岁那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皇位，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拥护隋文帝的少不得加官进爵，反对隋文帝的自不免贬窜刑戮。不过，这些事儿本来只限于达官显贵，年少如裴寂，应当是够不着。然而隋文帝登基不久即广为笼络望族，以巩固其新建的政权，年方十四的裴寂居然也以荫授蒲州主簿。所谓“以荫”，就是“凭借仕宦出身”的意思。

主簿在秦汉本是掌握机要之职，至隋朝却已成闲差。裴寂在这闲差上混了六七年，眼见没什么前途可言，遂请托人情，打通关节，终于谋到左亲卫这个职位。左亲卫是京师禁卫军的军职，得赴京师长安上任。裴寂辞别故里，取道西岳华山。华山其实并不当道，裴寂绕道华山，也并非有登高览胜的闲情逸致，只因当时盛传华山脚下的玄武观抽签测字格外灵验。多年偃蹇的裴寂，也想去那道观抽签测字，看看天意究竟如何。

裴寂踏进玄武观之时，正殿之内男女摩肩接踵，拥挤非常。裴寂不想凑这热闹，独自转入后进，穿过一扇月亮门，来到一个清静院落。入门一望，有北屋三间，石阶三级。阶下一株侧柏，双手不

能合抱，显然是有年头了。裴寂拾级而上，进到屋里，见正面供着一个老先生的泥塑，塑像前有块木牌，彩漆剥落，满覆尘网。裴寂张口吹去灰尘，看清牌子上写着“河上公”三个小楷，字迹已经相当模糊，显然也是有年头了。河上公是西汉文帝时人，隐居黄河之滨，时人因而称之为河上公。河上公是第一个为《老子》作注解的人，堪称老子学派的首位功臣。玄武观的正殿既然供的是老子，偏殿供河上公，顺理成章之至。不过，河上公并不为不学无术者所知，所以，正殿香火鼎盛，人声喧哗；而这偏殿却冷落凋零，乏人问津。裴寂不是一般人，知道河上公的来历，也读过河上公的《老子注》，不禁发一声叹息。叹息过后，正襟肃立，面对河上公的塑像行三鞠躬之礼。礼毕，缓步退出侧院，又到后园走了一走，歇了一歇，再转回前院，看看游客渐渐少了，这才重新踏进正殿，走到神龛之下，静神屏气，毕恭毕敬地从竹筒里抽出个签来，捏在手上一看，签上写的是个“渊”字。

裴寂略一思量，把竹签交给主持测字的老道。

“敢问这‘渊’字，与在下的前程有何关系？”

老道双目微闭，作思索之状，然后摇头晃脑道：“‘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不知这话，客官可曾听说过否？”

“这话出自《庄子·列御寇》，怎么会没听说过？”裴寂一笑。

“哈哈！客官定是饱学之士。这‘渊’字的奥秘嘛，自己当然琢磨得出，何必还要问老朽？至于足下的前程嘛，不必忧虑，眼前虽然偃蹇，日后必定位极人臣。”

“位极人臣？”裴寂不敢置信，失口反问。

“不错。”

“当真不错？”

“我哄你干什么？”

“那么，日后究竟是什么时候？”

“四十有七，遇渊而起。”

遇渊而起？听见老翁吐出这“渊”字，裴寂不免一惊，又急忙追问道：“敢问‘遇渊’两字何所指？”

“遇渊么，就是遇贵人。”

“贵人是谁？”

老道哈哈一笑：“天机不可泄，到时自会知晓。”

老道笑毕，伸过手掌来讨赏。

现实中的裴寂却未发现生活中有何转机。他由左亲卫升任齐州司户参军，又由齐州司户参军迁为侍御史，再由侍御史转而为驾部承务郎，二十七年来一直在宦海下层沉沉浮浮。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裴寂终于盼来了第四十七个春秋。不过不巧，那一年适逢隋炀帝驾离长安，巡狩江都，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名副其实为一少见的多事之秋。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之下，裴寂接到出任晋阳行宫副监的调令。

皇上与权贵纷纷南下，自己却偏偏北上。这不分明是与时运背道而驰么，还上哪儿去撞见贵人？裴寂这么一想，不禁发一声叹息，又不禁哑然失笑。自然不能是欢笑的笑，只能是苦笑的笑。二十七年前的一席话，居然还记忆得这么清楚、琢磨得这么认真，能不苦笑么！

裴寂快快行抵晋阳，上任不足一月，右骁卫将军李渊奉命出任太原留守、兼领晋阳行宫正监。消息传来，裴寂心中不禁一惊：这李渊不仅是世袭的唐国公，而且是隋炀帝的表兄，不折不扣的一位贵人，难道“四十有七，遇渊而起”的说法，竟然应在这李渊身上？

但凡信神信鬼的人，大都信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裴寂也不例外。要逢迎李渊，对裴寂说来易如反掌。李渊好饮酒，裴寂的酒量恰好略胜一筹；李渊好下棋，裴寂的棋道恰好略高一着。饮酒，裴寂只须隔三间五假装先醉二三次；下棋，裴寂只须隔三间五故意输他二三子。如此这般，不费吹灰之力，裴寂就跨越了与李渊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成为李渊的莫逆之交。

据说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倘若停留于神交而不肉袒相见，则始终不能成为知己；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倘若停留于琴棋书画诗酒而不陪嫖伴赌，也始终不能成为近交。裴寂深悉个中奥妙，棋瘾酒瘾发过之后，经常陪伴李渊去青楼赌场里消磨时光。裴寂一向行不改姓，即使去这类场合，依旧自称裴氏，只是隐去真名，按照当时流行的以排行相称的习惯，改称裴三。裴寂这么看重自己的姓氏，李

渊看在眼里，觉得有些好笑，不过，他没有出声，只是说：“我有重任在身，不敢造次，不能学你，我得连名带姓一起藏下才成。”于是，晋阳十大青楼、五大赌场就忽然冒出裴三、张十八这么两个大财主：一掷千金，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嫖要钱，赌更要钱。陪着李渊这么一掷千金，几个月下来，裴寂虽然不曾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却眼看着荷包渐趋羞涩。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裴寂不禁心中犯愁。

“嗨！你放着个肥缺的主意不打，可不是自寻烦恼么！”

说这话的人姓高，名斌廉，当时官居龙山县令，既是裴寂的新交，也是裴寂的深交。怎么算新交？裴寂本来不认识高斌廉，来晋阳才认识，相交的日子总共不过数月。数月之交怎么就成了深交？这就不那么简单了。裴寂记得他与高斌廉是在鸿运赌场认识的。那一日他本来约好了李渊，结果久等李渊不来，独自一人玩得极其没劲，手气也格外差。眼看快要输个精光，正想离开的时候，冷不防被人在肩上拍了一掌。裴寂扭头一看，却不认识。

“嘿嘿！我看你看了半天了，你手气忒背，要不要换换手，输了算我的，赢了咱俩平分。”拍裴寂肩膀的人说。

据说人到赌场妓院，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吧，陌生者相见，大都一见如故，或者如旧友重逢，格外兴奋。裴寂让那陌生人拍了一掌，并没有生气，听了那陌生人的建议，也居然首肯。

裴寂站起身来，冲着面前所剩无几的筹码指了指，对那人说：“就这么多了，你看着办吧！”

那人并不谦让，就在裴寂腾空的位子上坐下来，喊一声：“全红！”随即把自己手中的筹码与裴寂剩下的筹码一起推到赌桌的中央。

那时候赌场流行一次扔六个骰子，以六个骰子清一色“四点”朝上为最大，因“四点”都是红色，故称为“全红”。按理说，从全是“一点”到全是“六点”，出现的机会应当均等，可现实中出现“全红”总是寥寥无几，远远小于其他的清一色。为什么？那是赌场的绝密，从不为外人道，无从得知。

听见那人喊出“全红”，一桌子赌客都吃了一惊。一阵骚动过

后，赌客们各自下注，赌什么的都有，唯独没人敢跟那人的“全红”。等各人都把赌注下定了，扔骰子的人脸色显得格外慎重，把竹筒里的骰子摇了又摇。骰子撒出，众人聚精会神一看：但见三颗“四点”朝上，一颗稍事旋转，也以“四点”朝天定位；另两颗旋转多时不定，眼看就要黑面朝上之时，偏偏先后碰到桌边，翻过个来，不多不少，恰好皆以“四点”落定。一桌子赌客都惊呆了，那人却不动声色，慢慢地站起身来，对裴寂拱一拱手，淡淡地说一声：“托裴大人福，咱们中了头彩。”

往后的事呢？裴寂记得那日大赢之后他请那人去集雅士酒楼喝酒。在路上，那人自报了姓名籍贯官职，然后说：裴大人当然不是什么裴三。说罢，嘿嘿一笑。裴寂知道高斌廉也是官场中人，不便再隐瞒，也就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往后呢？两人又一起去过几次鸿运赌场，每次高斌廉都坚持做东，不让裴寂破费。其实，谁做东都无所谓，因为上次那般奇迹虽然没再出现过，可每次高斌廉的手气都特好，不仅自己大赢，也令裴寂大有斩获。赢了钱，高斌廉又邀裴寂去青楼销魂，销魂费高斌廉一手包办不在话下，连打赏丫鬟的小费高斌廉都绝不让裴寂解囊破费。

高斌廉这么巴结我图什么呢？裴寂有时不禁琢磨。难道他结交我就像我结交李渊？李渊是个大人物，即使在华山不曾抽着那签，我裴寂说不定也会巴结李渊，不是么？可我是个什么东西？不就一行宫副监么？难道值得一个县令这么巴结？该不会是想通过我接近李渊吧？裴寂这么推测过。这推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裴寂记得很清楚，高斌廉认识他，是在他成为李渊府上的常客之后。不过，经过试探，这推测却不能成立。

什么样的试探？裴寂有一次邀高斌廉同他一起去赌场。唐国公也会去——裴寂特意这么告诉高斌廉。高斌廉本来答应得好好的，听了这句话，却急忙找个借口推辞了。有这么个认识李渊的大好机会竟然放弃，那推测还能成立么！裴寂是个心细的人，那推测既然不成立，他就唤来一个亲信，吩咐他暗中打听高斌廉的行踪。没多久，裴寂得着亲信的回话，不免一惊，原来这高斌廉竟然也是李渊

府上的常客。

“这不可能吧？我怎么从来没在唐国公府上碰见过他？”裴寂不信。

“主公出入唐国公府，走的是正门。高大人出入唐国公府，走的是偏门。”亲信这么解释。

“高大人出入偏门？难道他去见的不是唐国公，竟是府里的什么下人？”

“他去见的的确不是唐国公，可也不是什么下人。”

“什么意思？”裴寂追问。

“高大人经常去见唐国公的公子。”

原来如此，裴寂点点头，挥手叫亲信退下。

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四子元吉。当时玄霸已死，只剩下建成、世民与元吉三位。裴寂亲信所谓的公子，究竟指三位中的哪一位？裴寂没有问，不是裴寂不想知道，是因为用不着问就可以知道。大公子建成木讷寡言，不善交际。四公子元吉架子十足，不屑与人来往。只有二公子世民广交游，三教九流，无不接纳。所以，但凡人称“唐国公的公子”，说的都是二公子李世民。

不过，查出这一真相，并不是疑窦的终结，反而是把疑窦挖得更深了。自从疑窦加深，裴寂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骨子里却对高斌廉格外小心。那一日听见高斌廉提起“肥缺”两字，裴寂心中一动，暗自窃喜：哈哈！有门了。这家伙之所以巴结我，难道是出自李世民的指使，要打这“肥缺”的主意？

高斌廉所谓的“肥缺”，当然指的就是裴寂手上这晋阳行宫副监的职位。这职位之所以是个肥缺，因为行宫正监之职照例由高高在上的人兼任，挂名而不主事。行宫的人员、物资、钱粮等等的管理实权，皆握在副监之手。别的油水不说，光是一年过手的彩缎就不下十万匹。不过，无论肥缺如何肥，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干就会有沉甸甸的铜钱滚滚而来。铜钱怎么到手？不贪污无从到手。可贪污行宫的经费物资，非同小可，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当然，会不会被查？查不查得出？既看贪污者的手段，也看贪污者的人事关系。

如果既能把假账做得滴水不漏，又有正监与之合伙，搞他个上下其手，有谁会来查？又有谁能查得出？

看见裴寂沉思不语，高斌廉道：“你怕什么？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如今皇上远在三千里外，况且李密割据河南，围攻东都甚急，南北道路阻塞，皇上实际上已经困在江都动弹不得，还会有谁来管这晋阳行宫的闲事？”

高斌廉说的李密，先跟从杨玄感造反，杨玄感失败之后，侥幸逃得性命，投奔瓦岗寨的翟让，旋即取代翟让为瓦岗军之领袖，攻取兴洛仓，开仓赈济饥民，声势大振，自称魏公，改元大赦，行事俨然如天子。

“你是不怕，我可是有人管着的。”裴寂说。

“你是说唐国公？”高斌廉反问。

“可不，不是唐国公，还能是谁？”

“唐国公嘛，你不用操心，我可以替你打保票。”

“怎么？难道你是他老子不成？”

“开什么玩笑！不过，李二公子倒是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这话他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

“李二公子想交我这个朋友，叫他老子传个话还不就成了，怎么用得着你？”裴寂说罢，哈哈大笑，刻意夸张地笑。

裴寂笑毕，抬眼看高斌廉，以为会看到一张尴尬的脸。出乎裴寂的预料，高斌廉的脸上并无半点尴尬之色，只是十分的严肃与七八分的犹豫。

“李二公子偏偏不想让他老子知道他这意思。”隔了半晌，高斌廉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不想让他老子知道？果然是想背着他老子从我这儿捞钱，真是胆大包天！听了高斌廉的话，裴寂这么想。不过，裴寂并没有拒绝，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裴寂难道还对付不了？嘿嘿！

3

虽说裴寂长李世民近三十岁，其貌视李世民为“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还是大为夸张了。那一年，李世民已经满十八岁。隋唐之际不比如今，十八岁的人早已是成人，裴寂自己不就是十四岁就出任蒲州主簿的么？更何况这李世民还显然远较同龄人更为成熟，否则，怎么会有广交游的名声在外？

李世民都结交了些什么人物？史称：“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盗”与“侠”不是应当势不两立的么？怎么会都愿为李世民效力？据《旧唐书》，李世民能够“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原来如此！简简单单的八个字，说透古往今来“盗”与“侠”之别。区别何在？原来并无区别：只要有什么公子王孙肯于慷慨解囊，再懂得如何做一番谦恭的表面文章，盗也好，侠也好，就都一个个心甘情愿为之生、为之死。

“裴寂已经答应见我，你说咱们该怎么开口？”

说这话的人是李世民，说这话的地点是晋阳玄武门外的校场，说这话的时候李世民正骑在马上，左手把弓，右手拉弦，箭在弦上。说完这句话，李世民并不等待答复，却把抓着羽箭的五指轻轻松开，羽箭脱弦而出，破空有声。等到纯白的羽箭“砰”地一声穿透一百步外猩红的鹄的，李世民身后响起一个人的叫好声。只有两个人与两匹马的校场顿时回声四起，既令校场显得格外空荡，也令气氛渗透出些许诡异。诡异？不错。不过，那只是鼓掌人心中蓦然升起的感觉，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君集，你也来玩一把？”

被李世民唤作“君集”的人，也就是那个击掌喝彩的人。这人姓侯，正是史册所谓的“大侠”之一，年纪与李世民相仿，同李世民的交往还不足两年，关系却已经是如同知己。

“我就不露怯了。”侯君集说，“先叫老高送份礼过去吧。”

侯君集有自知之明，玩弓箭不是他的长项，他懂得藏拙。世上懂得藏拙的人不多，因不懂藏拙而身败名裂的人却多如过江之鲫。既懂得藏拙，换做别人，也许就足够成为一个人物了。可做侯君集却远远不够，因为侯君集不仅有“大侠”的名声，而且还有“智囊”的雅号。所以，侯君集说过“不露怯”这句话之后，还说了第二句。这第二句话透出些智慧的意思，因为这句话不仅与藏拙无关，也与送不送礼并不相干，目的只在于赢得点儿思考的时间。思考什么？当然是如何回答李世民的问题。这问题很难么？怎么连号称“智囊”的侯君集也不能即刻应对如流？不错，这问题不仅令侯君集犯难，而且还令侯君集有几分紧张。正是因为有几分紧张，侯君集才会觉得校场的回声渗透出几分诡异。

侯君集所说的“老高”，不是别人，就是哄骗裴寂的高斌廉。高斌廉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人的赌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赌运，他不过是买通了鸿运赌场的老板，叫扔骰子的人替他做做手脚而已。高斌廉是经侯君集的介绍而成为李世民的亲信的，叫高斌廉去哄骗裴寂，以及如何哄骗，也都是侯君集的主意。

“嘿嘿！人说‘英雄所见略同’，果不其然！我已经叫老高备了一副薄礼送过去了。”

李世民说罢，淡然一笑，笑过了，又把手伸到腰下的箭壶，不过，只用手指攥着箭杆，并没有把羽箭抽出箭壶来。

李世民这话令侯君集略微吃了一惊，他没料到他那句为争取时间而临时挤出来的、自以为是废话的话，居然正合主子的意思。因为这一惊，他忽然觉得李世民比他估计的要高明许多。这本应当是好事，跟个不高明的主子，怎么能够指望有前途？不过，他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一些不快，于是匆匆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听见侯君集说出这八个字，李世民把握在箭杆上的手指松了。他本来并无兴趣再射一箭，只是想多给侯君集一点儿时间。他知道侯君集很看中“智囊”那雅号，正像他老子知道裴寂很看中裴姓那名望一样。他不想叫侯君集因为一时想不出该怎么回答而觉得丢了面子。觉得丢了面子的人，不会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不好的人，难得为别人尽力效死。这道理，李世民懂得极透。

侯君集的回答，同李世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这并未令李世民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李世民因此而产生一些忧虑。因为这想法是没有退路的想法，好比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虽曰“妙计”，其实是别无选择之计。

李世民的忧虑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扭头一看，从校场门口跑进一匹马来。骑在马上的人嘿嘿一笑，令李世民厌从心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的弟弟元吉。

“你来这儿干什么？”

李世民没好气地问，口气里透出明显的厌恶，明显到甚至令他自己都暗自吃了一惊：我为什么这么烦元吉？这问题李世民反复琢磨过，只是始终不得其解。

“我来这儿干什么？嘿嘿！我来揭穿你的谎言。”

“胡说八道！”

“我叫你来校场同我比试比试握槊的本事，你总是推脱，说你没时间。你怎么会有时间陪着猴儿来射箭？你难道不是在说谎？”

但凡是李世民的亲信门客，都免不了被元吉取个外号。比如，段志玄因为左颊有块青斑，元吉唤他做“段黑”；高斌廉因为身材矮小，元吉唤他做“高短”；侯君集仪表堂堂，无可挑剔，元吉就拿他的姓氏找乐，唤他做“猴儿”。

“放肆！君集是我的朋友，你竟敢如此无礼！”

“啊哟！看把你急的。你的朋友又怎么样？你就认识你的这帮狐朋狗友。你心中还有我这弟弟吗？”

“别搭理他。咱走。”

李世民说罢，把马一夹，一溜烟走了。李世民所谓的“咱”，自然并不包括元吉，所以，跟着李世民走了的是侯君集。把元吉一个人撂在校场，恨得咬牙切齿。

“呸！”元吉往草地上重重地吐了口唾沫，然后骂了句不堪入耳的脏话。

元吉骂过了，气犹未消，举起手中槊，喊一声“冲！”不是折回大门，冲出门去找李世民算账，而是拍马冲向前方的稻草人。元吉的面前是一条大约五百步长的跑道。一百步开外，跑道右侧立着

一行稻草人，稻草人与稻草人间隔约莫十步。不是庄稼地里吓唬鸟儿的那种稻草人，是专为练习矛槊刺杀而绑扎的稻草人，基础坚固，浑身厚实，只有咽喉一处要害。所谓要害，其实是个机关，一经刺中，必定扯断颈部，令稻草人人头落地。这咽喉要害，正是骑手刺杀的目标。倘若骑手失手刺空，那当然只配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笑料。如果错过咽喉而误中稻草人身体其他部位，矛槊被稻草缠住，如何能于瞬间拔出？撒手慢了，必定人仰马翻，那狼狈，自不待言。撒手快的，虽免于跌倒，等于是被稻草人缴了械，剩下赤手空拳，能不认输？所以，千万别小瞧人家拿这些稻草人出气。没几下真功夫，出气不成，徒自取其辱。元吉自以一槊在手，可以横行天下。这话固然幼稚，却并非胡乱吹牛。不信？那一日，元吉策马飞奔，举槊猛刺，沿途三十个稻草人，个个草头落地，无一幸免。

李元吉冲到跑道的尽头，把马勒住，回首眺望，踌躇满志，想发一声大笑，吐尽方才的怨气，却忽然听到击掌喝彩的声音，吃了一惊，举目四望，这才发现远处将台之上立着一人，头戴纱帽，身着长袍，手捉一柄麈尾。虽然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就凭那身打扮与站立的姿态，元吉知道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长兄建成。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都没发觉？”

“一心不能二用。你方才专心致志于稻草人，怎么还能顾得上我！”

“下来同我玩一回？”

“你找世民玩还差不多，我一向不好此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我这身衣服，能玩么？”

建成这身衣服令元吉颇不以为然。整日打扮得文绉绉的，附会风雅，犯得上么？在元吉心中，将门之子，就得有纠纠武夫之风。他觉得建成过于文弱，不配为将门之子，尤其不配为将门之世子。世子是要袭爵接班的，像建成这模样，也配接班？真是天不我予呀！元吉这么感叹，什么意思？“元吉”就是“大吉”的意思，老天爷要是叫他元吉生为李氏的长子，为世子的，就是他元吉。如此这般，不就名副其实地万事大吉了么？这就是元吉感叹之意。这意思自然不便说出口，所以，他就什么也没说。